



手指揸著眼在字裡行間探險
或沉思悠悠低谷，或停頓蒼鬱林道、或勇闖巍峨山巔
哪一段都可以是起點
有風的時候 便讓它拂上滴了汗的臉
走過崎嶇，就能讀享蔚藍晴天。

\\天下雜誌

Library Weekly News

發刊日期：101年03月13日

期 數：100學年度第二學期第5週

發行單位：教務處

新知鮮聞

即日起至101年9月4日止，《雙河灣》舉辦「愛讀愛生活閱讀推廣計畫-書名金句獎」徵文活動！

參加對象：不限年齡、性別、職業、國籍，凡對閱讀及分享有興趣者皆可參加。

參賽須知：徵件主題：不拘，由參賽投稿者自行挑選書名，並依此書名進行造句。

作品字數：10字以上，70字以內。

徵件內容：作品皆須以中文撰寫（惟特殊用字得以英文表示），請於造句中完整呈現所挑選的書名，不可將書名拆開成字來進行造句，惟只有一個字的書名不在此限。

獎勵方式：每月評選首獎1名（參仟元）、佳作5名（雙河灣雜誌六期）。得獎作品一刊載於《雙河灣》雜誌及活動網頁上。

借閱排行榜

101/3/12-3/16

班級借閱排行：

- 1、綜高三忠
- 2、電機一孝
- 3、電機二忠

仙女未曾下凡之後

資料來源：作者／張大春(2011/11/1)



仔細算來，大約就是這時節，我的老朋友鄭安石所經營的法式餐廳剛好滿三十年了。三十年觥籌交錯之際，自然有很多故事。

我常在午後或傍晚抽空去閒坐片刻，聽他漫談。有時一事說過好幾遍，講的人不記得，聽的人也不在乎；卻頗有助於雙方逐漸因年紀而退化的記憶。倒是昨天，我頭一次聽他說起店裡的仙女下凡。

那是十多年前的一個秋冬之交，午後休閒時分，他忽然接到了一通電話，撥打的是位女士，言詞間帶著冒昧打擾的歉意，大約是擔心安石把她當成窮極無聊、沒事找事的閒人：「請問你們這裡是長春藤嗎？」「請問這是一家餐廳嗎？」「請問你們的牆上是不是有一張畫，畫著一位仙女，手裡拿著一枝玫瑰花？」

安石告訴她：沒有仙女，但牆上是有一張畫，畫著個手拿玫瑰花的姑娘。對方像是發現了甚麼驚人的祕密，語氣立刻興奮起來，隨即告訴安石：她是一所幼稚園的園長，每天都要在午休之前為園中的二、三十個小朋友讀些繪本故事。最近她讀了一個繪本，描述的是在我們這個大城市裡，有一家名叫「長春藤」的餐廳，牆上掛著一幅畫，畫了一個手持玫瑰的仙女。

這位仙女每天晚上過了子夜十二點，就會從畫裡走出來，打開餐廳的大門，邀請路上過往的孤魂野鬼進來，饗以美食和好酒——可想而知，這是一個流露著分享情懷的故事，過了子夜，於人鬼易主的縹緲虛空之中，畫上的仙女體現了消弭恐懼的好客熱情與慈悲心意。

〈感動善念心理〉

由於是童書童話，安石並未十分在意，十多年轉瞬而過，當他跟我轉述這一段往事的時候，連那繪本的書名、角色、作者或結局都不復記憶。但是他還記得：那位幼稚園園長訂了一席餐飲，說要在聖誕節的晚上，招待全園的小朋友來長春藤親眼看看仙女和她手上的玫瑰。

到了日子，園長和孩子們都出現了。可想而知：小朋友們都非常興奮，故事裡的角色就在他們的眼前；故事裡的場景也就在他們的足下，每個人都不時地走近畫像，數記著時間，爭看子夜時分仙女是不是真的會從畫中走下來，來到他們的面前。

在我這聽者主觀的想法裡，的確希望孩子們在子夜前就被爸媽帶回家了，否則仙女不下凡的場面一定很殺風景。然而——據安石的記憶；孩子們都撐過了十二點，也都發現了畫自是畫、姑娘自是姑娘、玫瑰自是玫瑰，而故事畢竟只是故事。安石則得到了園長餽贈的那童話故事的影本——因為園裡只有一本，而市面上似乎找不到另一本了。事隔十餘年，連這影印本都不知去向——坦白說，我比安石還要懊惱。

這個沒有結局的故事，令我感動的不只是仙女和她推食分潤孤魂野鬼的情意，還有茫茫人海裡來自陌生人並賦予陌生人的善念與同情。據安石推測，那繪本的作者，應該是長春藤的某一位顧客，在看了牆上的畫之後，設想了這樣一個故事，並且將之完成付梓。

更有意思的是那位園長，她在為孩子們講述這個仙女故事的時候，一定反覆想像著餐廳的具體樣態，也深信在我們這樣一個城市裡的某個角落，一定還存在著連孤魂野鬼都願意餵食的分食之地。在十多年前，網路搜尋尚未普遍的時代，她可能翻了電話簿、或是問了查號台，就是為了印證這世上有沒有那樣的仙女。

我想是有的，從精神意義上說，那位園長和作者都是這樣的人。

